

当下人们为何一直怀念丰子恺

——记丰子恺画作公开发表一百年

■周惠斌

丰子恺(1898—1975)是我国现代漫画的拓荒者,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诗意蕴藉,哲思充溢,耐人寻味。1924年,他的黑白画稿《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在朱自清、俞平伯主编的《我们的七月》上刊载,这是丰子恺首次公开发表的绘画作品,迄今恰好100年。

1914年,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1921年春,他东渡日本,进修绘画、音乐和外语。期间,迷恋上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抒情画家竹久梦二的作品,“他的画风,融化东西洋画法于一炉,构画是西洋的,画趣是东洋的。形体是西洋的,笔法是东洋的。非常调和,有如天衣无缝”,“寥寥数笔的一幅小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给丰子恺带来了极大的艺术震撼。

1922年,丰子恺开始以这种简笔画尝试创作。彼时,他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执教。一次,学校召开教务会议,他看到同事们垂头拱手的倦怠姿态,感触很深,会后,便用毛笔把这一情景画了下来,且一发不可收,愈发热衷于将日常生活中触动他心绪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喜爱的古典诗词,乘兴描绘在各种小纸片、烟盒背面、备课本上。12月16日,春晖中



丰子恺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彩墨版 1940年代重新创作

学校刊刊登了丰子恺《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两幅作品。朱自清、俞平伯等同事和好友看到后无不惊艳,鼓励有加,由此激发了他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创作的浓厚兴趣。

1924年7月,朱自清和俞平伯在新文学社团“我们社”的社刊《我们的七月》创刊号(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上,登载了丰子恺的古诗新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面上,一钩新月高挂半空,溶溶月

色照耀着茶楼,竹帘轻卷,靠窗的茶桌上,主客已然散去,仅剩下尚未收拾的一把茶壶、数只茶杯,含蓄地揭示出二、三知己欢聚后的畅快与惬意。作品构图清新,线条凝练,黑白分明,情趣盎然。

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看了这幅笔墨疏朗的画作,赞叹不已:“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于是与胡愈之、叶圣陶到丰子恺家中选稿,从1925年5月《文学周报》第172期起逐期刊发,诸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燕归人未归》《翠拂行人首》《指冷玉笙寒》《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世上如依有几人》《眉眼盈盈处》等抒情意味浓郁的画作,这些作品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现实生活,看似画景,实质写人、抒情。

郑振铎将它们冠名为“子恺漫画”,一经发表,广受好评,“漫画”一词从此被大众接受,日渐盛行,丰子恺也因此被人们誉为现代中国“漫画的鼻祖”。虽然丰子恺本人否认这种说法,他在《我的漫画》一文中说:“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我只承认‘漫画’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其实,我的画究竟是不是‘漫画’,还是一个问题。”但人们仍乐于

将他尊奉为“中国抒情漫画的创始者”。

1925年12月,经郑振铎热情举荐,丰子恺的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60幅),由《文学周报》社结集出版。后因“印刷装订所误,致形式不得精美”,1926年1月,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扉页和版权页皆注明“文学周报社丛书”);同年9月,《子恺漫画》由上海开明书店再版。郑振铎、夏丏尊、朱自清、刘熏宇、俞平伯、方光焘、丁衍镛等人推崇不已,分别写序或跋,朱自清喻其为“带核儿的小诗”,俞平伯赞誉道:“他的画实是中国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有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他的画是无字的散文,无声的诗歌,是牵动人思想行走的小说。”它们如“一片片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丰子恺早期的古诗新画和儿童情趣的系列作品,以诗入画,诗画交融,通过简洁疏淡的线条和墨的变化,构成妙趣横生的画面图像,着墨不多,但传神达意,大繁至简,却寓理于画。既有中国画“意在笔先,画尽意在”的意蕴,又有“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韵致,记录世态人情,诠释文人情怀,凸显了画家深厚的文学修养、娴熟的绘画技巧和富于个性的美学思想。雅俗共赏,别具一格,为中国现代文艺领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美术世界。

幽默且留下 “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缘起

■陶小明

或许,只有上了岁数的人才有资格说:“人生又回到了原点。”

我的原点在哪里呢?

1990年,我有幸策划了“首届中国幽默画大展”,那次展览给漫坛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然而,从首届到第二届之间竟相隔了漫长的三十年,而到第三届虽然缩短了时间,也仍有五年之久。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漫画的黄金岁月。年轻的我,对漫画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1989年,浙江有13件漫画作品入选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我作为浙江漫协的秘书长,亲自将这些作品送至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出,并拜访了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王复羊先生,亲手递交了在杭州举办首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的申请。

于是,美丽的杭州在1990年迎来了中国漫画史上首次以“幽默画”命名的展览——“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

展览在杭州浙江展览馆成功举办,老一辈的漫画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丁聪的犀利、方成的幽默、缪印堂的诙谐……以及毕克官、王乐天、吴祖望、李滨生、何韦、陈树斌、王益生、白善诚……浙江的赵延年、庸非、郑文中……众多精品力作,均以其独特的魅力,赋予并展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漫画智慧,同时也给观众和读者带来了非同凡响的惊喜和快乐。

以“幽默画”为专题的展览是中国漫画史上的首创,它拓展了漫画作品在广义上有更多的表现领域。虽然此“点子”由我“炮制”,但庸非先生写下的《从西方幽默画



金林忆 始皇与3D打印



曹祎 谁生病了?

谈起》、《幽默画民族化之我见》、《幽默的属性》等论文为本届展览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风靡全国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幽默大师》杂志也为首届展览的举办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然而,就在展览工作结束后不久,我因工作调动而暂别漫坛,这一集幽默画之大成的专题性展览也从此空缺。

直到2018年,历史似又回到原点。我于花甲之年执掌浙江漫协的帅印,但初心犹存,痴心未改,决心在有生之年完成那迟来的“爱”。

但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即便是最高寿的漫画家——百岁的方成先生等一大批老漫画家,均已驾鹤西去……

三十年前,缪印堂似有预见地在《幽默画的春天》序文中写下了:“中国的现代幽默画还是株刚出土的小花,所幸出土逢时,赶上了这大好春光,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幽

默画的作者大都是青年同志……”

正是有了这次全国性的首届幽默画展览,成就了漫画新人的一次大聚会、大交流。吉林的徐鹏飞、北京的张耀宁、山东的陈黎青、上海的郑辛遥、沈天呈、孙绍波,天津的朱森林等一大批漫画新锐脱颖而出,造就了一个新的漫画时代。

徐鹏飞曾担任两届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的主任,在他的支持下,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再次同意作为第二届幽默画大展的主办单位。我的激情如三十年前一样再度燃烧起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资金)。最终得到解决的,依然是体制外的热情相拥。

张耀宁担任的另一个全国漫画组织的“头”,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的会长,他在第二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研讨会上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三十载,一挥间,今又归,仍少年……”

徐鹏飞评判一幅好的漫画标准是:优美的画面,深刻的哲思,无限的遐想。这也是幽默画展览所注重的。

2019年,山东的陈黎青成为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主任。他在第二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展的开幕式上的致辞,妙语连珠、意味深长。

“当然,不举办幽默画展不等于就没有幽默画,一个懂幽默的人,才有可能是一个有文化自信的劳动者。”而且他想到了第三届,并以幽默的口吻说:“我相信,第三届幽默画大展的举办不会再让大家等待三十年了!”

呵呵!三更灯火五更鸡,是谁催我?

所以第二届成功举办之后的五年,2024年,在杭州中国动漫博物馆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共同迎来了第三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

幽默——西湖的盛宴。一个妙趣横生、绚丽多姿的中国现代幽默画展,已然三度绽放,一次比一次光彩夺目。又有一大批漫画新秀,以他们别样的构思、多元的表现风格,正在茁壮成长。

以幽默处世,社会需要“智慧快餐”,生活需要“松弛感”,让快乐伴随。环顾全球,平均每三天就有一项国际漫画赛事举行,相比之下,我们的幽默画展间隔的时间是否显得有些过长?

新近上任的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刘曼华,他的名字总让我联想到“留漫画”的谐音,这让我倍感亲切。怀揣着我的意愿,也藉此诉说出一个老漫画人的心声:幽默且留下。